

Anton Chekhov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少年

上

陆肇明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少年 (上)

陈 槩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 (校注与插图) 副主编

陆肇明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陆肇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434 - 9523 - 4

I. ①少… II. ①陀…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3879 号

书 名 少 年

责任编辑 姬璐璐 张福堂 高树海

装帧设计 郝 旭

责任印制 张 涛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4.5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9523 - 4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 瓦罗东据1876 年H. 多索拍摄照片作 1876)



阿尔卡季奔跑在夜幕笼罩下的城市

(原书插图 M. 罗伊特尔作 1947)



阿尔卡季在茶馆里

(原书插图 M. 罗伊特尔作 1947)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爱称：阿尔卡沙、阿尔卡申卡、阿尔卡什卡）——本书中的“少年”，马卡尔法律上的儿子，实为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没落的贵族地主，本书主人公“少年”的生父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获得自由民身份之后，成为朝圣者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爱称：索尼娅）——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马卡尔的合法妻子，后与韦尔西洛夫同居

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爱称：丽莎）——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之女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韦尔西洛夫——宫廷侍从，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索科利斯基——富有的老公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老公爵之女，阿赫马科夫将军的遗孀

比奥林格——男爵，一度成为卡捷琳娜的未婚夫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科利斯基（爱称：谢廖扎）——近卫军中尉，与老公爵同姓不同宗。丽莎的情人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韦尔西洛夫家的老相识，兼管韦尔西洛夫的田庄和家务

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律师，管理过韦
尔西洛夫的事务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
科夫的侄女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玛丽亚的丈夫。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念
书时，曾寄养在他们家

兰伯特——阿尔卡季儿时的同学

阿尔福西娜——兰伯特的情妇

安德烈耶夫——兰伯特的同伙

特里沙托夫——兰伯特的同伙

瓦辛——阿尔卡季的朋友

斯捷别利科夫——瓦辛的继父，放高利贷者

奥莉娅——求职的女教师，后自杀

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可能因作者记忆之误，在第三部中改
称为：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奥莉娅的母亲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24)	第三章 (51)
第四章 (78)	第五章 (100)	第六章 (126)
第七章 (157)	第八章 (176)	第九章 (206)
第十章 (235)		

第二部

第一章 (261)	第二章 (283)	第三章 (303)
第四章 (324)	第五章 (340)	第六章 (364)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我沉不住气，要坐下来记述我初涉人世的这段经历，虽说不这么做本来也行。但我确知：往后我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自身的经历，哪怕我活到百岁。只有自恋到过于下贱的人，才会恬不知耻地写他自己。唯一能替自己辩解的是，我写作的目的不同于他人，即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赞扬。如果说我忽然想到要把我去年以来的一切遭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想法是出自内心的渴望：发生的一切太让我震惊了。我只记录事情，尽量避免不相干的东西，主要是避免文学上的文采。文学家可以写上三十年而最终全然不知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当文学家，而且还认为，把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感情的生动描写扛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这是不光彩的下贱作为。不过我已懊丧地预感到，似乎又无法完全不描写感情，不流露内心的想法（也许甚至是平庸的想法）；可见任何文学写作，哪怕是仅仅为自己的写作，对人的腐蚀作用有多深。

我的想法甚至可能很平庸，因为你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很可能分文不值。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但也不妨算作开场白；以后再也不会会有诸如此类的话了。现在言归正传，虽说某事的开头——也许甚至是万事的开头，都是最难不过的。

二

我开始写札记——我是说，我想从去年9月19日写起，也就是恰恰在那天，我第一次遇见了……

但是，在大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先交代我遇见了谁，这是老一套，很俗气，我想，甚至连这种调子也是很俗气的：我自己许诺过要避免文学上的文采，可我刚开头就在陷进这种文采。此外，要想写得有条有理，看来光有愿望还不够。我还得指出，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都比不上用俄语写作那么难。此刻，我把刚才写下的文字重读了一遍，发现我远比写下的东西要聪明。聪明人的口中之言会比他的心中之意蠢笨得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最近这厄运当头的整整一年里，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有这种情况，为此我非常苦恼。

尽管我将从9月19日写起，但还得插上几句，交代我是什么人，9月19日以前在什么地方，因而在那天早晨我可能会有些什么想法——哪怕是想法的一部分吧，这样可以使读者更清楚些，或许会让我自己也更清楚些。

三

我是个中学毕业生，今年虚岁二十一了。我姓多尔戈鲁基，马卡尔·伊万诺夫^①·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老爷家以前的家奴——是我的法定父亲。这样一来，我就是合法所生的了，可实际上我却是个私生子，而且，我的出身毋庸置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这个人才是我父亲），当时二十五岁，来到了自己在图拉省的庄园。我推想，当时他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定型。奇怪的是，这个人从我童年起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整个心灵的气质发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许还会对我的整个未来起长远的影响；然而直到现在，这个人的许多方面对我还完全是个谜。不过，说真的，这留待下文来说，一言难尽。即使不说这些，这个人还会在我的整个札记本中随处出现的。

他那时，也就是快满二十五岁时，正好丧偶。他当初娶的是位上流社会的闺秀，但她不很富有，姓法纳里奥托娃，给他留下了一儿一女。有关这位过早离他而去的夫人的情况，我所知甚少，在我占有的资料中也很少见到。何况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避开我的，他在我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傲慢、自大、深藏不露而又不大客气，虽说，偶尔似乎也会对我和气得出奇。不过，为了预先做个交代，我得提一提，他有生以来已挥霍掉了三份产业，而且是很大的产业，总价值四十多万卢

^① 本书对马卡尔使用两种父称，大致是：作为农奴时，用“伊万诺夫”（半父称），作为自由民时，用“伊万诺维奇”（父称）。

布，或许更多。现在，他当然是身无分文了……^①

当初他到乡下来，“天知道是为了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是怎么对我说的。他两个年幼的孩子通常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全一样。这座庄园里的家奴相当多，园丁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就是其中之一。我在这儿要插叙一下，以便从此撇开不提：很少有人会像我这么痛恨自己的姓，而且痛恨一辈子。这当然愚蠢，但却是实情。每逢我进什么学校，或者碰见那些论年龄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情况的人，总之，每一个教书匠、家庭教师、学监、教士——无论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以后，不知为什么总认为有必要追问一句：

“多尔戈鲁基公爵？”^②

而我每次都必须跟所有这些无聊的人解释：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平民渐渐把我逼到了简直要发疯的地步。作为一种现象，在这儿我得指出，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大家都这么问。对有些人来说，这显然毫无必要，而且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人会有这种见鬼的必要。但大家都这么问，无一例外。一听说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问话的人通常会用呆板、笨拙而冷漠的眼神打量我，这种眼神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干吗要问，然后就掉头而去。学校里的同学问得比谁都令人屈辱。老生通常是如何来盘问新生的呢？一个孤单而羞怯的新生第一天

① 韦尔西洛夫的生平，在许多方面像俄国思想家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1794—1856）。特别是，恰达耶夫也挥霍了三份富有的遗产，到晚年差不多陷入贫困的境地。——俄编注

② 15—20世纪俄国有一个著名的公爵世族，也姓多尔戈鲁基。

到校（不管是什么学校），便是大家的俎上肉：对他发号施令，戏弄他，把他当奴仆看待。有个健壮的胖小子冷不丁站到自己猎物的面前，用严厉而傲慢的目光一眼不眨地盯了他片刻。新生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吭，假如不是胆小鬼，就会侧目而视，等待下一步的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啊，平民！蠢货。”

他说得对：既然不是公爵却要姓多尔戈鲁基，再没有比这更蠢的了。背这口蠢锅不是我的错。后来我开始很生气，面对“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总是回答说：

“不，我是仆人的儿子，父亲当过农奴。”

再后来，我光火到了极点，一听到问“你是公爵吗？”我就斩钉截铁地一口气答道：

“不，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过去的老爷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想出这种回答的方法已经是在中学六年级了，尽管我很快就确信自己很蠢，但还是没有立即停止说这种蠢话。记得有位教师——不过，也就他一个——认为，我“充满了复仇的和公民的思想”。通常，人们听了我这个出格的回答，都会露出某种令我难堪的沉思表情。终于有个同学，一个尖酸刻薄的小子，我跟他一年内总共才说过一次话，他满脸正经，但目光稍稍避着我，对我说：

“这种情绪，当然啰，会给您带来声誉，而且毫无疑问您有您自豪的理由。不过要是换了我，毕竟不会过于庆贺自己是

个私生子……而您却像在过命名日似的！”

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再说一遍，用俄语写作很难：瞧我写满了整整三页纸，讲我这辈子如何恨自己的姓，可读者却想必已经断定，我恨的恰恰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多尔戈鲁基。然而对我来说，要再做表白、再做辩解就会有失尊严了。

四

且说在这群为数众多的家奴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位姑娘，她已经十八岁，这时，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突然表示要娶她为妻。众所周知，在农奴制时代，家奴的婚姻须得到主人的许可，有时就直接由主人包办。当时，庄园邻近住着一位姑姑，她并不真是我的姑姑，而是一个女地主。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一直管她叫姑姑，不仅是我的姑姑，而且是大家的姑姑，连韦尔西洛夫家里也管她叫姑姑，虽说实际上她跟这家几乎不沾亲带故。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那时她在同省同县蓄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庄园（蓄有五百名农奴）并非由她管理，只是由她就近监管而已，但我听说这种监管却抵得上任何一位内行的管家。不过，她的才干与我毫不相干，我没有任何阿谀奉承的意思，只想补充一句：这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个奇特的人物。

正是她，不但不阻止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择偶的意向（据说他当时很忧郁），恰恰相反，出于某种原因却竭力鼓励他们。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母亲）

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她的亡父也是家奴，非常敬重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而且还受过后者的恩惠，六年前临死的时候，他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唤到跟前，当着众家奴的面，还有神父在场，指着女儿坚定而出声地嘱咐他：“你把她带大，娶了她。”这是弥留之际的遗言，甚至有人说是在断气之前一刻钟说的，因此如有必要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昏迷中的胡话；即使不当作胡话，作为一个农奴，法律上他也无权这么做。他这句话是大家都听见的。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是出于何种考虑，就是说，他很乐意呢，还是仅仅为了履行义务。十之八九，他会显出一副完全冷漠的样子。这个人当时就已经能做到“与众不同”了。他不是个熟谙经书^①或者识字的人（虽说他知道教堂的全套祈祷仪式，特别是某些圣徒的传记，但多半是听来的），也不像所谓的快嘴家奴，只不过脾气固执，有时甚至会越出规矩而已。他说话很自负，从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末了，用他自己的古怪说法，他是“恭恭敬敬过日子”。瞧，他那时就是这个样。当然，他博得大家的敬重，但据说大家又觉得他难以相处。他不当家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们提起他，完全就像提起某个圣徒和受苦受难的人一样。我知道这是实情。

下面说说我母亲的性格。虽然管家坚持要送她去莫斯科文艺，但在十八岁以前，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却一直把她留在身边，并使她受到了一点儿教育，也就是教她学会了缝纫、裁剪、姑娘家走路的姿态，甚至还让她稍稍读点儿书。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不曾学得像样。在她心目中，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结婚是早已决定的事，而且她认为当时她的一切际遇都是好的，最好

① 这里“经书”指宗教书籍。